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仙人島

崔生孟涂，泉州人。少好游。思探奇海外，當有所遇。會有巨舶航海者，崔求附舟同行。許之。甫出大洋，即遭颶風，銀濤湧地，雪浪掀天，舟經簸蕩，帆檣悉摧，舟中人已無生望。越數日，漂至一島，層巒聳翠，疊嶂摩霄，山徑皆平坦寬廣，翠柏長松，幽花異草，不可名狀。舟長考諸圖經，向所未載。島中空曠無居人。稍進，則有石洞石室，几榻爐灶畢具，爐旁尚有零星木炭，似不久有人炊爨者。風日晴暖，氣候溫和，殊不類蠻嶠。兩旁皆谿澗，泉流碎石間，喧聲聒耳。澗上皆忍冬花，藤蔓糾結，黃白相間，其香紛鬱，爽人心脾。花多落於溪中，故其泉甘冽異常。崔至此疑為仙境，不復思還。詣船取袱被，欲宿洞中。既夕，眾勸崔歸舟，不可，咸笑崔癡。夕陽既落，狂風又作，舟不勝風，隨其漂去。明日，崔往視舟，則已不見。因大驚，自分必葬身異域矣。計無所出，擬裹糧以窮其境。攀蘿捫葛，直躋山巔，舉目遠瞻，則彌望滄波，浩渺無際，俯視山腰，縷縷有炊煙騰起，林木杳霧中，隱隱有廬舍。乃盤旋而下，覓逕前行，曲折數里許，已抵其境。一水當門，通以略，見一垂髫女子，方踞磐石臨溪浣紗，瞥睹崔，若甚怪異，棄紗奔入。須臾，翁媪扶杖而出。翁貌古神清，霜髯披拂，衣服如唐宋妝束。隔溪拱手謂崔曰：「君從何來？請以實告。何不逕造敝廬作日飲？」崔乃渡橋與翁媪作禮。媪年五許，舉止風度，酷似大家。翁遜崔登堂並坐，問崔何處人，何時來此。崔具以實告。崔操閩音，啾啾不可辨。翁笑曰：「此真南蠻舌之聲也。僕昔日幸從張丞相南渡，盤桓三月，得以略知其義耳。」又問崔讀書未。答以身固秀才也。翁大喜，肅然致敬，令媪呼女出見。頃之，女至，淡妝素服，丰韻娉婷，神仙不啻也。浣紗小鬟亦立女旁，嗤然視女而笑。崔一啟齒，笑愈不可仰。女怒之以目始止。翁曰：「此婢亦南海人，與君言語相同否？」崔對以泉郡方言惟與潮州相似，餘則不通。翁出《四書》，令崔授女。翁聽其誦讀一過，笑曰：「何以與中州一字不相同也？」中午設餐，菽乳筍脯，甘旨異常。翁曰：「山肴不足以款遠客，幸勿哂也。」晚即下榻翁齋，衾褥香潔逾恒，崔深感激。如是數日，崔不言去，而翁亦不問。翁齋外有一小園，疊石成山，疏泉作池，奇葩異卉，遍地皆是。有葡萄架甚巨，翠蔭紛披，廣覆畝許，繞之而出，可以直達女室。崔一日任意散步，見其風景清幽，不忍遽舍，行叢綠中，衣袂皆作碧色。石逕已盡，則現迴廊，雕闌曲檻，別有洞天。繞廊而入，精舍三椽，霧閣雲窗，極為雅麗。聞內有吟哦聲，揭簾逕入，闐然無人，爐中香篆猶縈，架上縹緗萬卷，玉軸牙籤，充座右。略一抽閱，則皆《黃庭》、《玉樞》等經；几上置《參同契》、《悟真篇》兩冊，俱有注釋，乃鈔本也。末葉有「固始沈碧衡女史書」，字跡娟秀，直逼鐘王。崔知為翁女讀書之所，即欲退出。方舉步，一麗人自後廊出，笑謂崔曰：「先生何獨自至此？」崔乃長揖作禮，侷促不自安。女殊坦然不介意，延崔少坐，取琉璃杯斟案上玉瓶中水以授崔，曰：「此甘露所釀百花精液也，服一杯可百日不饑，百杯可卻病延年，非下方所有也。」崔視其色白，嗅之其香沁鼻，飲之其涼齒齒，胸膈間頓覺清爽，有如醍醐灌頂。女瑣屑問人世事及各處風俗，並問今為何代。崔具告之。女屈指以計，忽歎曰：「瞬息間已六百年矣！抑何速也？」崔語竟辭出，女亦不留。

自是崔居翁所，荏苒年餘。讀書作字之外，了無所事。或為女錄漢魏唐宋人詩，絕無一念思及鄉里。一日，翁忽謂崔曰：「我思將一履塵世，南游普陀，北訪五台，需二□年而後還。惟是弱息不能攜帶，將以累子。我女本塵緣未了，今應在子矣。」遂擇吉日，以女嫁崔。卻扇之夕，女盛妝靚服，容益豔美，伉儷之篤，有可知也。成婚月餘，翁媪乃行，崔與女皆送至海濱，有一小舟，已維石畔，翁媪竟登解纜，布帆乍張，天風忽引，轉瞬已杳。女亦無繫戀態，但謂崔曰：「二□年之外，當亦如是送君行耳。」島中無寒暑，無晝夜，珍禽馴獸，多中土之所未識。亦無曆日，以花之開謝，樹之榮落為春秋。崔自與女居，饑則食，渴則飲，倦而眠，醒則起，約略二□年，而容轉少。無何，翁媪還，促崔登舟。崔不可。翁曰：「此天數，不可久留也，留則有禍，不利於子。子道念苟堅，何患無相見日耶？」

牽袂竟登，舟去如箭。抵暮已達一處，遙聞有雞犬聲，登岸詢問，方知為乍浦。竊喜再履人境，方自慶幸，轉念囊無阿堵物，不免作伍員吳市吹簫，則又悲從中來。因憶臨別時女以一裹相授，置於胸前，不知何物。探懷出視，則片片皆金葉也。爰貨其一二作旅資，賃舟自浙回閩，至里門，無一相識者。詢舊時之戚族友朋，盡已物故；即有一二存者，亦已潦倒龍鐘，雞皮鶴髮，覲面不復可辨。崔慨念人世榮華，如飄風過耳，殊不可恃，一切所有，皆如寄耳，因有出塵想。崔居山中久，素習清靜，今再履人間，喧雜齷齪，不復可耐，因祝發為道士，居郡南天後宮為住持，終日持齋誦經，不見賓客。如是者三□年。

一日晨起，忽見一鶴，羽衣翩躚，翱翔庭際，若有所覓。口中銜一丹書，見崔，飄然下墮。崔拾視之，紅箋金字，則女書也。上書：「世外妻碧衡檢衽：一別不知幾歷歲年，窗前一株鴨腳桃，已三□度著花結子矣。每食桃輒念君，欲寄一枚，道遠莫致，所棄桃核，今已成林，而君渺無還期，老父臨別之言，何不記憶，乃忍於塵世中疾病老死，如蜉蝣如朝菌哉！今傳一方，可常服食。苟有仙緣，自成正果。君其勉之！」末附二絕云：

碧海青天夜夜心，靈香無計返瑤林。  
算來不是蓬山遠，何日劉郎再問津？  
縹緲樓台鎖玉蕤，一緘遠寄怕人知。  
阿儂才識相思苦，始信人間有別離。

崔得書，不禁悲惋久之。術煮苓，如法服食，覺身體健於平時。泉郡人多習航海術，崔時問以此島，緬述方向景物，率皆曰無有。仍思泛海，一窮其境。有老於舵工者聞之，笑曰：「君殆癡矣！今時海舶，皆用西人駕駛，往還皆有定期，所止海島皆有居人，海外雖汪洋無涯，安有一片棄土為仙人所駐足哉？子休矣！忽作是想，徒空中樓閣也。」崔終弗信，欲往之念愈堅。因貨其所有，得四百金，擬先往西南洋，後至美洲，已有定約將行，忽逢寇亂，蓋發逆汪海洋由豫竄閩，漳泉數縣，皆為賊窟。有一賊持刀直入天後宮，於崔牀下，得金一囊，崔前奪之，賊連斫數刀，竟死。賊去，鄉人殮而葬之，廟後樹石碣曰：「崔道人墓」。